

Field and Being: The Comparison and Fus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Philosophies

场与有

——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一)

罗嘉昌 郑家栋 主编

東方出版社

场与有

——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一)

罗嘉昌 郑家栋 主编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 平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赵迎珂

责任校对：刘大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一)/罗嘉昌，郑家栋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8.

ISBN 7-5060-0533-6

I. 场…

II. ①罗… ②郑…

III. 存在—研究

IV. B0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8528号

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一)
CHANG YU YOU ZHONGWAI ZHEXUE
DE BIJIAO YU RONGTONG
罗嘉昌 郑家栋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8月第1版 1996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76千字 印数：2,001—4,500册

ISBN 7-5060-0533-6/B·62 定价18.50元

名誉主编:

唐力权

主 编:

罗嘉昌 郑家栋

学术顾问:

张岱年 任继愈 张世英 汤一介 梁志学

涂纪亮 巫白慧

编 委:

严 平 金吾伦 江 怡 卞崇道 李存山

张祥龙 朱葆伟 黄裕生 严春友 胡星斗

胡新和 吴国盛 郑家栋 罗嘉昌 孙 晶

毛怡红

Honorary Chief Editor

Lik Kuen Tong

Chief Editors

Luo Jiachang Zheng Jiadong

Advisers

Zhang Dainian Ren Jiyu Zhang Shiyong Tang Yijie

Liang Zhixue Tu Jiliang Wu Baihui

Editorial Board

Yan Ping Jin Wulun Jiang Yi Bian Chongdao

Li Cunshan Zhang Xianglong Huang Yusheng Hu

Xinhe Wu Guosheng Sun Jing Mao Yihong Zhu

Bouwei Yan Chunyou Hu Xingdou Zheng

Jiadong Luo Jiacheng

主 编 的 话

—

《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是一部哲学论集。它立足于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探讨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开展中外哲学之比较。论集的取名，则表示它是从特定的视角上来进行这项研究的。

何谓“有”？这本是哲学史上的老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哲人们一直为探究这问题而殚精竭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自古已经提出，我们今天仍在提出，将来还会提出一个永远使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

两千多年又过去了，问题解决得如何呢？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自柏拉图以后，问题不仅毫无进展，而且陷入了迷途。因为将存在作为“什么”来追问，存在就已经不是存在，而成了存在者，从而导致了存在的遗忘。

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也和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本取消存在问题不同，当代哲学在经历了反形而上学洗礼后，对“有”的探索出现了新的特点。人们注意到，海氏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固然有助于将“存在问题”凸显出来，但绝对二分的结果，只能导致对存在作同义反复的陈述，或者将“存在问题”归结为“‘是’是什么”的问题。前者与神的自我定义：“我是我所是”在形式上毫无二致，后者则是在某种意义上向巴门尼德回复。一旦将存在者（“什么”）统统“括”出去，而将存在的重担压在“是”的肩上，也就难免要将“是”本

身实体化、神秘化,而不会再去留意事物之间的相关相依、相克相成所显现出来的存有与活动之内在统一了。也许这正是海氏后期重视将一切宾词“括”出去后的“是”、“在”、“有”(Sein)本身发生、现身的事(“本事”, Ereignis),但在发展出非实体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做得不够的原因吧。正是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转向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当代自然哲学的发展,转向东方的有机宇宙观,以期在更高的基点上谋求生命哲学与自然哲学之辩证综合。

也正是在“是”的实体化问题上,突出表现了巴门尼德以来西方形而上学与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区别。和“是”在欧洲语言中有极重要地位的情形不同,古汉语恰恰缺少“是”动词,因而也就谈不上把“是”化为一个独立的词项,用来指谓将所有宾语都“括”出去后剩下来的“存在”。古汉语往往用语气词来起系词作用,这种语言结构反映出并反过来强化了中国传统哲学对存有的独特体认。在此体认中,存有是整体性的,是与情境、语境和命题态度相关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即“无”转化的。伴随着现代科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对所谓“绝对者”的批判与否定,此种强调关系和相对相关性的思想方式也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这又为我们将审视的目光投向当代哲学、科学、语言和逻辑等领域,同西方传统的实体思维和实体逻辑相对照,进而开发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可能。本论集的主导词“场”,表达的正是这种哲学意义上的相对相关性和内在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哲学的原理或范式,它并非一物理或数学的概念。

引入“场”的观念,并将“场”与“有”关联起来思考和领悟,进而展开中外哲学之间、各种存有论观点之间的比较研究,这就是本论集取名所要表示的含义。

二

为深入阐释“场”与“有”的内在联系，本论集的几篇文章探讨了一种叫做“场有论”的哲学。场有哲学是美国美田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1988—1989)及执行委员会主席(1989—

)唐力权(LIK KUEN TONG)先生所倡导的。唐先生在《周易与怀特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等著作中，站在西方哲学新近发展的高度上，将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反省中悟出的道理，反观中国固有的哲学，从中找出可资比较和融通的广阔领域，形成了既吸取西方哲学智慧，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场有论观点。场有论阐发了哲学的相对相关性原理，主张存有即场有，万物皆依场而有，彻底否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绝对实体观、绝对主义的场外观，以及与此相关的二元论和主客对立的传统模式，反映了当代世界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

唐先生在回国讲学期间，了解到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也在科学哲学、自然哲学、中国哲学和当代外国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走到了相似的思想进路上，因此建议开展合作研究，出版《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论集，以推动场有思想的深入研讨。

围绕场与有问题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广阔的。从场有的观点来看，不仅从周易到怀特海和柏格森的宇宙论，从阴阳五行说到气论，从佛家的缘起论、方东美对华严哲学之阐扬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都富于场有思想，并构成场有哲学重要的思想来源，而且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从尼采等人的透视主义到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域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德里达的解构论，从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实用论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等等，也都具有场有型的或非实体主义的哲学性格。在现代科学方面，从格

式塔心理学、雍格的心理学到相对论、量子物理学和系统论等通过对古典实体观的批判,发展出关系实在论、关系整体论等主张,给予场有型哲学以有力支持。与当前环保运动有关的环境哲学也在应用的层面上渗透着场有的精神。日本哲学家广松涉在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思想成果,建构了关系主义本体论体系。显然,这里的透视主义和关系主义本体论等等,都是以不同的名称或不同的侧重表达了与场有论相同或相似的哲学信念。因此,不妨统称为“场有型哲学”。

论集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探了场有型哲学的主旨、思想渊源、科学依据。从中或许能看出,它的存有论取向有助于摆脱当代哲学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垒的局面,而将科学成果和人文精神熔于一炉;有助于克服由于地域性和过度专业化造成的分疏离异状况,发挥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统摄全局的能力。它为中外哲学的会通提供了一种思想框架,有助于世界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世界化。论集也收入了典型的非场有型本体论观点的评介文章,以供参考。

三

本论集面向海内外华语世界的哲学同好,倡导世界上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和流派之间相互对话、相互批评。为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我们对来稿只作了少量的编辑加工,完全保留了作者各自的观点和文风。今后,我们在加强审稿工作,以保证本论集的学术质量的同时,仍将把尊重作者畅抒己见的权利放在首位。

最后,我们对唐力权教授应邀担任本刊的名誉主编,对“国际场有研究会”赞助本书之出版,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主编的话	1
中西关于“形而上”问题方面的沟通.....	叶秀山 1
蕴微论：场有经验的本质	唐力权 21
关系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	罗嘉昌 76
场有与中国哲学	郑家栋 98
气、实体与场有	李存山 123
龙树的中观论及其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巫白慧 136
广松涉的关系主义本体论述评	卞崇道 153
佛教缘起论辨析	孙 晶 175
尼采的透视主义	周国平 193
海德格的构成—缘起域型的思想方式及其在中西 哲学对话中的地位	张祥龙 205
评伽达默尔对方法论的批判	严 平 222
Destruktion 还是 Deconstruction：海德格与德里达.....	江 怡 245
“你”之重现——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	黄裕生 262
单子、全子和生子	金吾伦 281
弗雷格的本体论	王 路 290
卡西勒的实体与关系理论	毛怡红 306
关系整体论与量子力学	〔美〕P. 泰勒著 胡新和译 320
卷入—展出的宇宙与意识.....	〔美〕D. 玻姆著 侯纯节译 333

CONTENTS

Chief Editors's Words

The Meeting of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Ye Xiu Shan

Relativity and Relatedness: The Essential

Experience of Field—BeingLik Kuen Tong

Relational Realism: An Outline and Research

ProgrammeLuo Jiachang

Field—Being and Chinese PhilosophyZheng Jiadong

Chi, Substance and Field—BeingLi Cunshan

Nagajuna's Madhyamā-doctrine and Its Major

Stages of DevelopmentWu Baihui

Hiromatsu's Relational OntologyBian Chongdao

About Buddhist Pratitya-samutpada:

APreliminay StudySun Jing

Nietzsche's Perspectivism.....Zhou Guoping

The Constituting-Ecstatic Way of Heidegger's	
Horizontal Thinking and Its Role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Zhang Xianglong
On Gadamer's Critique of Methodology	Yan Ping
De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on: Heidegger and	
Derrida	Jiang Yi
Reappearance of "Thou"—Martin Buber's	
"Philosophy of Relation"	Huang Yusheng
Monads, Holon and Generation	Jin Wulun
Freg's Ontology	Wang Lu
Cassier's Theory of Substance and Relation	Mao Yihong
Relational Holism and Quantum Mechanics	
.....	P. Teller Trans. Hu Xinhe
The Enfolding and Unfolding Universe and	
Consciousness	D. Bohm Trans. Hou Chan

中西关于“形而上”问题方面的沟通

叶秀山

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自近代以来，受到严重的挑战，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已很少投身“重建”传统的形而上学，而热衷于破除这个传统。在越来越深入的反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潮中，我们看到东西方哲学思想之接近。一些哲学家、思想家自觉地从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中吸收养份，充实自己的反传统的思想，有一些则在走出了西方传统时，突然发现他自己的境界与中国传统思想倒有相当共通的地方。这一些，是不能不引起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的。

一、何谓“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一种思想方式，“哲学”本是一个“思想”的系统（或组合），所以“形而上学”也是“哲学”的一种“存在形式”——西方传统哲学的一种存在形式。于是，“何谓形而上学”的问题，首先是“何谓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代希腊，无论作为一门“学问”，或从事这门“学问”的“人”，其基本意思为“爱智”。

“爱智”为一种“活动”，为“追求智慧”，凡事问个“为什么”，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然”为一种“现实性”，“所以”乃是“现实

性”之“根据”。“爱智者”就是老要知道那个作为“所以然”的“然”。

在古代希腊早期，“所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与“然”分开，“根据”是“现实”的“根据”，是作为“根据”的“现实”，故“所以”亦为一“然”，“根据”亦是“自然”。

“自然”是一个“生长”过程，“新”的“(自)然”是“(古)老”的“(自然)然”“产生”、“生长”出来的，就像父母生子女一样，所以在古代希腊，那个“所以然”的“然”，为“ἀρχή”，而αρχαίος为“古”，为“老”，ἀρχων则为寻常的“首领”之意。“哲学”作为“爱智”的学问，作为“寻根究底”的学问，大家都去探讨那个(或那些)ἀρχή(ἀρχαί)，于是有“水”“无限定”、“(汽)气”、“火”、“有限定”(数)、“四根”、“种子”之说，最核心的学派为“水”、“火”和“无限定”、“有限定”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已蕴酿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之对立和分化。

“物理学”亦即“自然学”，也是古代的“生长学”，这是古代希腊人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一切的“科学”(science)，都奠定在这种思想方式基础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亦不例外。

从古代“生长学”发展起来的“自然学”、“物理学”，将寻求ἀρχή的问题，转化为寻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causality)，而那以“数”为基础的一派则寻求思想上之“根据”——推理的逻辑“条件”(a priori)，成为西方传统思想形式中之两大支柱。“哲学”也采取了“自然学”、“物理学”的思想方式，并在因果性和逻辑性两个方面下功夫。

然而，“哲学”所探索的问题，毕竟不同于“自然学”、“物理学”，“哲学”的“爱智”精神不允许停留在某一个固定的因果或逻辑体系之中，于是“水”、“火”这种带有比喻性的ἀρχή很快被扬弃，但人们还是要问：那个最根本、最原始、最初的ἀρχή到底“是什么”？那个

使世间万物成其“然”的那个最本质的“所以然”“是什么”？于是古代希腊“爱智”的“哲学”精神突出了自己的核心问题：要弄清楚那个最终的“什么”。

世间万事万物“是什么”，原本是“自然学”、“物理学”的问题，“哲学”只是将这个问题推到了“终极”，问那个终极的“什么”“是什么”。

所以，在古代希腊早期“爱智”之学本无自身特殊的问题（对象），像天文学和植物学、动物学那样，而只是将“（自）然学”按“所以”（因果和逻辑的“根据”）推衍下去，“本是不可限定的”，因而“诘问”曾是这门学问的主要方法。

然而，“科学”毕竟要有自己的特殊的“对象”和“问题”，“哲学”也不应有例外，即使“不可限定者”，其本身亦应为一“对象”，成为“哲学”的“特殊的”问题。于是那个终极之“是什么”的“什么”，也就和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什么”一样，成为一个特殊的“对象”。这个特殊对象的蕴酿形成于巴门尼德，而大成于亚里士多德。

在作为“爱智”的“哲学”言，“是什么”原本永远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是一门“学问”，尚未成为一门“学科”或“科学”。“学问”，就中国人的理解，为“学习”“会”“提问题”，“学”“问”，“问”亦是一“学”，需要“学习”、“训练”，这在英文来说，或可谓discipline，但不是一串定理、公律、答案的组合，因而当不是“科学”、“学科”。

“是什么”分“是”和“什么”两个部份。“是”为“存在”、“在”、“有”、“存有”……，是“存在”方面的事，而“什么”则是“认知”方面的，对于我们尚未得知的“事物”，我们只肯定它的“存在”，“有”那么一回“事”，但“什么”“事”，则尚需调查研究。这当然是清楚明白的道理。同样清楚明白的是凡“什么”都要先“在”、先“有”，才可进一步去“认知”“它”（“是什么”），“如果“没有”、“不在”，则遑论“什

么”，这是巴门尼德十分肯定的思想前提。但从这位爱利亚派的中坚人物开始，“有”、“在”、“存在”、“存有”，就已作为一个特别的“什么”来“调查研究”，于是有“有”、“在”……为“一”，甚至还为“圆”……，他常用的词为第三人称单数的 $\epsilon\sigma\tau\iota$ ，也用 $\epsilon\lambda\nu\alpha\iota$ 的动词不定式，在特殊短语中，也用分词 $\epsilon\sigma\nu\omicron\varsigma$ 和 $\epsilon\omicron\nu\rho\alpha$ （残篇2, 7, 8）。

$\epsilon\omicron\nu\rho\alpha$ 第三人称单数，亦为“无人称”，它可以是“指示性”（discriptive），“联系性”（copular）的，也可以是“存在性”（existential）的。 $\epsilon\sigma\tau\iota$ 为中文之“是”、“有”、“存在”、“存有”。

“是什么”，“是”与“什么”是两个词的搭配，就原初意思来说，“是”总要“是”些“什么”，就像“说”、“想”（“思”）、“写”一样，总要“说”些“什么”，“想”（思）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在知识的世界，“什么”为其重点的“对象”。

然而，古代希腊人把那在“什么”之前的“是”，也作为“什么”来研究，要问那个不是“什么”的“是”，又“是什么”。于是无人称但仍“待等”着“什么”的 $\epsilon\sigma\tau\iota$ ，就成为自身相对独立的动词不定式； $\epsilon\lambda\nu\alpha\iota$ ， $\epsilon\lambda\nu\alpha\iota$ 不仅“指示”、“联系”着主词和宾词或述词，而自身成了一个“主词”，“等待”着宾词或述词来“补充”。这样“是什么”的问题循例转化为“是”是“什么”？

把那个“是”、“有”、“存”、“在”同样当作“什么”来研究，就成了“形而上学”，或后来的“存在（有）论”——ontology——关于“存在”（存有）的“学科”。这个学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了一个相当成熟的表述。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是”和“是什么”本不可分割，“什么”就是“是什么”，“什么”本蕴含了“是”（存在），而“是”（存在）则亦为一种“什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这个动词，更加突出了“存在”的意义，而“存在”则不仅是一个“动词”，更重要的可以为一个“分词”—— $\delta\nu$ ；于是“是”动词，通过“存在”的意义转化为一种“属性”。“是存在的”，这一相同意义的词的结合，就有了新的意思。

“存在”成为万物之最普遍的“属性”——由分词变化来的ὄντῶν (‘‘实体’’)。

“实体”被理解为一事物存在之“本质属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研究“存在(者)”之“存在”，即“存在(者)”之所以成为“存在”的那种“属性”，这种“属性”乃是“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的“根据”和原则，故为“存在(者)”之“因”；又因为此种“根据”和“属性”乃是万物之最基础、最原始的根据，故亚里士多德说，“哲学”研究“第一性因”——“第一性原则”。于是，“哲学—形而上学”有了自己的最合适的表达方式——研究作为“第一性原则”的那个“存在”的学科，哲学—形而上学乃是关于作为“第一性原则”的“存在”的知识体系。

哲学—形而上学就由爱智者的探索过程，达到了一个古典的驿站——一门最原始、最基础、最根本的“科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哲学—形而上学有自己的“对象”、“范畴”、“系统结构”和“方法”。人们学习了这门学科之后，就能掌握它所研究的“对象”——作为“第一性根据”的“存在”这一万物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只是这个“是”作为“什么”乃是最原始、最根本的，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具体科学的对象，从而为这门研究“第一性原则”的学科带来了一系列自身特殊性，如何理解这些“特殊性”，就成为西方哲学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形成自己特色的关键。

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以形而上学作为早期成熟形态的西方哲学乃是以科学性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那最为根本、最基础、最原始的“对象”，也就是说，把那个在一切“什么”之前的“是”本身也当作一个最普遍、最广泛、最根本的“什么”来把握的一个专门的科学知识体系。